


North and  
South

# 江南恨

梅子黄时雨  
作品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梅子黄时雨  
作品

North and  
South

# 江南恨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江南恨 / 梅子黄时雨著. — 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4.3  
ISBN 978-7-5113-4483-0

I. ①江… II. ①梅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42113号

---

江南恨

---

著 者: 梅子黄时雨

出版人: 方 鸣

责任编辑: 付改兰

封面设计: 熊琼工作室

排版制作: 刘珍珍

封面绘图: ENO.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00mm×1230mm 1/32 印张: 8 字数: 198千字

印 刷: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4483-0

定 价: 28.00元

---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3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068999 传 真: (010) 82069000

网 址: [www.oveaschin.com](http://www.oveaschin.com)

E-mail: [oveaschin@sina.com](mailto:oveaschin@sina.com)

---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。

目录  
CONTENTS

- |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|
| 001 | ■ 第一章 风雪萧萧  |
| 007 | ■ 第二章 残灯夕照  |
| 013 | ■ 第三章 春色落落  |
| 019 | ■ 第四章 春意阑珊  |
| 027 | ■ 第五章 杏花吹尽  |
| 034 | ■ 第六章 花香满袖  |
| 039 | ■ 第七章 澄碧生秋  |
| 045 | ■ 第八章 红藕香残  |
| 051 | ■ 第九章 梧桐细雨  |
| 057 | ■ 第十章 帘卷西风  |
| 062 | ■ 第十一章 凝烟暮景 |
| 069 | ■ 第十二章 残秋露冷 |
| 076 | ■ 第十三章 芳草旧迷 |
| 083 | ■ 第十四章 苑草茸茸 |
| 088 | ■ 第十五章 暮暮朝朝 |
| 093 | ■ 第十六章 染梦淡红 |
| 099 | ■ 第十七章 江东烟树 |
| 105 | ■ 第十八章 落日残霞 |
| 110 | ■ 第十九章 粉细风香 |
| 116 | ■ 第二十章 窗影灯深 |

目录  
CONTENTS

- 122 ■ 第二十一章 烟水悠悠
- 128 ■ 第二十二章 山烟万缕
- 136 ■ 第二十三章 风回雪舞
- 141 ■ 第二十四章 翠锁云屏
- 146 ■ 第二十五章 烟遮云埋
- 155 ■ 第二十六章 雨打芭蕉
- 161 ■ 第二十七章 花开潮落
- 166 ■ 第二十八章 流水飞红
- 172 ■ 第二十九章 乐残语寂
- 176 ■ 第三十章 梦醒西楼
- 182 ■ 第三十一章 芙蓉香深
- 187 ■ 第三十二章 丝香欲染
- 194 ■ 第三十三章 风摇清影
- 200 ■ 第三十四章 风雨黄昏
- 207 ■ 第三十五章 绿水悠悠
- 215 ■ 第三十六章 花好月圆
- 221 ■ 番外一
- 224 ■ 番外二
- 226 ■ 番外三
- 241 ■ 番外四
- 250 ■ 作者的话

## 【第一章】 风雪萧萧

雪花在北风的掺和下，没头没脑地下了一整夜，冻得人吐出的每一口气都化作了白茫茫的烟雾。

江南的江司令府里，更是银装素裹。澄莹的雪光温柔地穿过了玻璃窗子，逶迤进了书房。

“司令，不能改改吗？这么好的一门亲事，怎么也应该轮到咱们净蓄的！”江司令最得宠的二姨太正不依不饶地在他耳边撒娇。

江海权眉头微皱地看了二姨太一眼，怪不得人人说“女人头发长，见识短”，原来这话还是颇有几分道理的。平素二姨太喜欢撒娇、黏人，服侍得好，也殷勤得紧，所以江海权一直对她多了几分骄纵。今日细细一瞧，不由得厌烦了起来。

现今的局势又岂是江海权能说了算的！他别过了头，道：“你先下去吧！”音调不带起伏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。

二姨太悻悻地看了江海权几眼，知道他有些不快，便怏怏而退了。

江海权又吩咐道：“去把大小姐叫来！”门口的许侍卫忙应了一声，领命而去。

许侍卫穿过了几重院落，这才来到了江净薇的房前。这是个颇为偏僻的角落，因大夫人在世时不得司令欢心，加上又只生了一个大小姐，人单势薄，自她去世后就再也没人为大小姐说话了，大小姐虽说是嫡女，可处境却是所有少爷小姐们里头最差的。

小院子里种了不少盆栽树木，倒也十分清幽雅致。几枝梅花斜斜地从屋角探了出来，溢出淡淡的清香。

许侍卫还未跨上台阶，只听门“呼啦”一声被拉开了，丫头喜鹊走了出来，一见许全，伶俐乖巧地问了声好，道：“今儿个许全哥怎么有空儿到大小姐的院子里来啊？”

许全被她问得脸红了起来，自从他成为司令侍卫后，倒真是从未来过。他清了清喉咙，方道：“司令叫小姐去书房一趟呢！”

喜鹊听了反而愣了起来：“司令叫小姐过去？”她摸着头一时反应不及。喜鹊自从跟了小姐，算算也有十几载的光景了，她清楚小姐见司令的次数可是连这几根手指头也数得过来的。每年除了大年除夕、司令大寿、中秋等几个大节外，小姐要见到司令的面可是比普通的侍卫还要难呢。这会儿司令寿辰已过了好几个月，离过年也还有一个多月，司令怎么会叫小姐过去呢？

许全怎知她心思里转了这么多弯儿，只答道：“是！”喜鹊这才缓过神来：“哦，我这就去通知小姐！”转身进了屋子。

几分钟的光景，江净薇便走了出来，向许全点了个头算是打了招呼。

许全领头走在前面，不敢走快，偶尔一回首关照净薇，恍惚觉得近午的阳光打在她头上，像碎金子般折出丝丝缕缕的光芒，走在院内，衬着那满地的白雪，袅袅生烟似的。

一会儿工夫已到了司令的书房门前，许全行了个军礼，方禀告：

“司令，大小姐来了。”

“进来！”许全闻声帮江净薇推开门，做了个请进的手势。

江净薇也不迟疑，走了进去。只见父亲正凛然坐在紫檀木大办公桌前，紧紧地盯着她。她轻轻地叫了一声：“爸爸！”不知什么原因，她自小就不受父亲的宠爱，所以父女俩之间也一直是淡淡的。

现在想来，大约是小时候因惧怕身穿戎装、腰佩手枪的父亲，不敢在他面前像其他弟弟、妹妹一样撒娇亲近。大了，因一贯的疏远，更是无话可说了。

江海权静静地看着她，带着审视的目光。这个女儿在他脑海中一直是没什么印象的，自小跟他不亲。他子女众多，也实在没有那个心思去一一了解。而且，对他来说，儿子是要栽培的，女儿早晚也要嫁人，所以更是用不着费心了。他也只在逢年过节例行的家庭聚会上看到，却也从不在意，现在细细打量，才发觉原来是个极标致的人儿，特别是一双眼睛更是清清灵灵的。

江净薇默然不语，只静静地站着。父亲是何用意，她还不明白。

半晌，江海权才开口道：“净薇，你今年多大了？”江净薇心中不知为何，竟涌起丝丝的酸楚，但还是语气平静地回道：“今年二十！”

江海权“哦”了一声，过了一会儿才道：“你已经二十了，也该是找婆家的时候了！”

江净薇这才微微抬起下颌，略带吃惊地看着父亲，却不答话，只等着江海权接下来的解释。“北地八省的赫连督军来我们府上替他大公子提亲了，指明要我们家的一个女儿做媳妇！”

江净薇轻轻地蹙起了眉头，北地八省的赫连督军，是目前军阀中名头最盛的一位，他所辖的北地八省，兵力强，武器装备一流，也是目前军阀中最强的实力派。



“因赫连大少的母亲是赫连督军唯一明媒正娶的夫人，所以我们也不能怠慢了。我所有的子女中，也只有你这个女儿是嫡出的，跟赫连大少方算得上门当户对。嫁到赫连家，也不至于让他们有闲话可说。”

净薇不语，只盯着皮鞋上的蝴蝶饰物。因着有暖气，屋子里本是十分舒适的，但她的指头、脚尖却依旧冰凉。屋内的热气虽不停地扑在净薇的脸上，但她的胸房却还是冰冷异常。

“我也已经回复了过去。这几天，赫连督军就要派专列送聘礼过来了。日子也定了，就赶在年前。具体的事情，你姨娘们会帮你打点的！”江海权的声音一字一句地传了过来，音调不高，却带着不容抗拒的威严。

净薇低低地应承了一声。江海权见她头垂得低低的，声音也低低的，几不可闻，以为她女儿家害羞，也不以为意。

“你自己也要开始准备起来了。赫连家可不比我们家，风俗和咱们这里不同，规矩也多得很……”江海权声音顿了下来，静静地看着窗外，却不再言语了。

净薇等了半天，也不见父亲再说话，只好抬起头，看了他一眼。只见他双眉紧皱，似乎有极多烦闷的事情萦绕不去。

这些年，军阀们互相征伐，没几天清静。父亲一年中也只有少数几个月在家，难得有此机会可以站得如此之近。净薇仔细瞧着，竟发现父亲已白了大半的头发，里面有几根黑发夹杂着，显得突兀异常。净薇瞧着，鼻子竟也微微地泛起酸来。

过了好久，江海权才回过神来，向净薇摆了摆手，道：“你先回去吧！”净薇这才告退而出。

净薇才回到房内，喜鹊已唠叨了起来：“小姐，不是到司令那里去

了一下吗？怎么就失魂落魄了？是不是二姨太、三姨太、五姨太她们又欺负你了？”

净薇轻扯了一下嘴角，整个府内恐怕也只有喜鹊会紧张自己了。她看了喜鹊一会儿，笑了笑：“没有。倒是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。你要先听哪个？”

喜鹊瞪了她一下，也不理她，径自去了盥洗间，拧了一条热毛巾过来，替她细细地擦起脸来：“小姐啊，我跟着你到现在也没听过什么好消息。你就先告诉我坏消息吧！”

净薇接过她手上的毛巾，淡淡地道：“坏消息是我要嫁人了！”喜鹊愣了起来，半晌没说话，嘴巴微微张着。净薇极少见她如此模样，禁不住想要笑出来了。

“嫁人？嫁给谁？就知道二姨太、三姨太、五姨太她们看小姐你不顺眼，千方百计地想把你赶出门去……”喜鹊为净薇打抱不平了起来。净薇坐了下来，翻开了许全来时在看的书。她素来了解喜鹊，知道她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停下来，所以还是看一会儿书比较好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喜鹊总算结束了抱怨，定神一看，小姐又在看书了。她实在忍不住，就用手一把盖住了净薇正在看的书页：“小姐，那好消息是什么？”

净薇抬起头，淡然而笑：“不就是可以离开这个家了吗？”这下喜鹊的嘴巴张得可以塞进一个鸡蛋了！

好不容易消化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，喜鹊才道：“小姐，说了半天，你到底要嫁给谁啊？”

净薇幽幽地望着窗外，院内的傲梅正盛开着。北风偷偷地从窗缝里钻进来，清冷刺骨，但这清冷刺骨中却有馥郁的梅花香气。

“赫连靖风！”

喜鹊脑中嗡嗡作响，嘴巴更是可以塞进两个鸡蛋了。她万万没想到小姐所嫁之人竟然是赫连靖风，因为这位北地八省的赫连大少，实在是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啊！自小就被现在的赫连督军作为接班人培养，自从十九岁从军磨炼以来，便是他领着北地八省的军队，为赫连督军固疆拓土，立下了赫赫战功。

## 【第二章】 残灯夕照

“小姐！”喜鹊噤声，只是看着她，似安慰，似同情，似支持。赫连大少啊！小姐竟然要嫁给赫连大少！

净薇看着她，抿嘴一笑：“总归是要嫁人的，不是吗？外人看来，他可是个极上品的夫婿！”净薇倒反过来安慰起喜鹊来了。赫连靖风，他的名字，就算是江南的妇孺也是如雷贯耳的。关于他的传闻极多，净薇努力回想以往所看到的、听到的话，评价大致可以总结成一句话：少年英雄！

“小姐，我又岂是不知你心思的人，你又怎么会介意这些东西呢——怎么好端端的司令就要将你嫁出去了？事先一点儿风声也没有。”喜鹊一边说一边琢磨了起来。

净薇倒是回想起父亲刚才在书房里说话的神情，怕父亲也是无可奈何啊。她看着窗外迎风颤抖的梅花，声音低低地、淡淡地道：“其实这也是早晚的事。你看古时候的公主，地位再尊贵，又有几个人能自己做得了主？多半是被赐给将军、状元、朝廷重臣，以示笼络。有的还要被派到蛮夷之地去和亲。古往今来，世上的事情大都如此罢了！今日我不

嫁赫连靖风，他日也有第二个人要我嫁。”

窗外北风正起，呼啦呼啦地抽拉着窗子。虽然屋子里是挺暖和的，但净薇的声音幽幽地传到喜鹊耳中，竟有股莫名的寒意。她知道小姐一向淡然，从不为自己争取什么东西。但是如此认命的话，她还是第一次听她亲口说出来。她暗暗地在心中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小姐，那这几日你是否还要去学堂啊？”

净薇怔了怔，才转过头：“自然要去的。”反正这学期就要结束了，也就几天的光景了，若年前她真的去了北地，怕是跟这些个同学此生也难再重逢了。骨子里她倒也不是极新式的女子，但她觉得学堂中的气氛比家里不知好多少倍，虽然她也不大参加同学之间的活动，但那份自由自在和闲适的感觉是家里寻觅不到的。

净薇抱着书本从学堂里慢慢踱着步出来，她向来是独来独往的，一来是她生性也不主动，二来别人都知道她是江司令的女儿，难免有些畏惧和恐慌，所以也少有人跟她主动搭话。如此一来，她几乎在学堂里没什么朋友。不过也有两个是例外的，便是云初香和萧扬二人。

云初香是个极活泼可爱的女子，她家境殷实，自小受父母、兄长的疼爱，行事一向主动、热情，是个与净薇截然不同的人。她倒是一点儿也不惧怕净薇的身份，老是黏在她身边，像喜鹊似的，一天到晚唠叨个没完。日子久了，净薇也习惯了她的存在。若是她在学堂一天不跟她说话，净薇反倒觉得不自在了。

萧扬是个极受欢迎的人物，气宇轩昂，其父亲亦是江南军中的重要人物，从小时候起，每逢江家的大小节日，净薇、萧扬两人便会见面。所以到了学堂，两人也不陌生，比一般的同学关系相对要好些。也不知道从哪一日开始，云初香、萧扬和净薇三人偶尔会在外面的茶楼、饭店等地方小聚。

净薇方才步出了学堂的门，就听见云初香在后面叫嚷：“净薇，等等我！”云初香三步并作两步地就追上了她，两人慢慢地在校廊上踱着步。

“呃……净薇？”云初香似乎有什么话要说，却一反常态地吞吞吐吐起来。“什么事？”净薇反倒有些不习惯了，她向来羡慕初香直来直往的性子。

“我听我爸爸和大哥说，你爸爸……也就是江司令要将你嫁到北地去？”云初香用询问的眼光看着她。

净薇迎着她的目光，点了点头。意料之中地看到了初香吃惊的表情：“你真的要嫁给赫连靖风吗？”净薇点了点头。初香的父兄一向与江南军的一些军官走得颇近，又时不时地捐一些大洋给军队做军用，所以知道这件事情也不奇怪。

“那你不是要去北地了吗？”初香急了起来，脸不知是因为寒冷还是激动，竟通红通红的，比平素里多了几分娇媚。净薇点了点头：“自然是要去北地的。”

“司令不是前年才和北地打过仗吗？怎么他们会跟司令提亲呢？”

净薇叹了口气，轻轻地，却似极明了地道：“南方十省不是和西部七省早些日子有姻亲关系吗？若我们江南和北地不结盟的话，江南怕是生存不易啊。”云初香盯着她，有些明白过来：“所以你父亲就把你当筹码，去和北地结盟吗？”

她盯着无残叶的枯枝，在冷风的吹打下，身不由己地四下乱舞。

净薇、初香正说话间，只见萧扬急匆匆地赶了过来，一脸的着急：“刚刚老师拖了些时间才下课，我还怕你们先回了。”转头对着净薇道：“我也正好有事情找你，我们去斜对面的茶楼上吃茶去，这里挺冷的！”

三人上了茶楼，刚坐下，小二就将他们所要的瓜子、花生、果脯、

糕点、茶等奉了上来。小二将茶盖微微一掀，腾腾的热气便窜了出来，熏得人也有些暖和了起来。

萧扬等小二一走，立刻打开了话匣子，开门见山地问道：“净薇，我听父亲说……说司令将你许给了北地的赫连大少？我……将信将疑，想问你一下，是不是真的？”其实，萧扬自父亲那里听后，他是颇为吃惊的，也知道绝对是真的。但是他就是不肯相信，或者就是不愿相信。好比一个赌徒，就算输到了最后一分钱也没有，他还是觉得自己没有输。

净薇还没开口，初香已抢着回答了：“我已经问过净薇了，是真的！”萧扬的脸色瞬间有些发白，眼睛直盯着净薇，仿佛带着一种绝望，语气倒还从容，喃喃道：“原来是真的！”初香也不理他，自顾自地道：“是从军中传出的，你父亲又怎会不知真假呢？”萧扬默然了一会儿，方才抬起头看着净薇：“你也同意了？”那望过来的眼神竟深不可测。

净薇看了他一眼，虽是极短的一眼，但萧扬的心竟怦怦地跳了起来。却见她又低下了头，看着杯子里浮动的茶叶，好久，才道：“我父亲决定的事情，又有谁能说不呢？”语气极惆怅动人，“再过一两天，我怕是不能再来学堂上课了。北地那边也要来人了……”

三个人静默不语，只听得旁边吃茶的人不停谈笑的声音。好半晌之后，萧扬起身道：“我去买点儿糖炒栗子，你们两个最爱吃的。净薇去北地后，我们三人想再聚在一起，怕是困难了。”语罢，便下楼去了。

初香本是个高兴人，从小到大皆一帆风顺，从未遇到过什么真正难过的事情。这时，看着最好的朋友过几日就要出嫁了，而且是嫁到遥远的北地，不由得伤心起来。净薇心中也不舍，便拉着她的手：“天下无不散之筵席，况且我也会回江南来看你们的，或者你们也可以到北

地去看我，也就坐坐火车啊！”初香这才好些，道：“我只是舍不得你嘛！”说着说着，小女子的娇态又露出来了。

净薇微微一笑，将眸光一转，竟与一人的目光对了个正着。那人的目光如炬，一动不动地看着她，嘴角微含着笑，眼中却并无笑意。她心中不禁咯噔了一下，忙收回目光。虽是匆匆一瞥，但那男子的样貌却记入了她的脑海，容颜俊挺颇具英气。不知为何，她竟不敢再将眸光移过去。

萧扬很快便回来了，还带回了一大袋的糖炒栗子，热烘烘、香糯糯，正是净薇一向喜爱的。萧扬是个极绅士的人，见两人如此喜欢，便动手帮她们将壳一个个去掉，放在瓷碟中，供两人食用。三人平素相处惯了，也不觉尴尬，便有人剥有人吃了起来。

净薇却一直觉得有异，仿佛一举一动皆遭人窥视，极不自在。她耐着坐了片刻，道：“我们回去吧。我父亲这几天不大许我出门了，我得早些回去。”

三人随即收拾了书本，下了楼去。净薇总觉得不对，便往刚才那人处看了一眼，只见那人依旧目光犀利地盯着她。她不由得脸一红，忙将目光收回，随着初香下楼去了。

净薇才回到家，喜鹊已在大门口迎着她了：“大小姐，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？司令在大厅等你很久了！”净薇改了方向，朝大厅走去。喜鹊一边跟在后面，一边说：“北地的专列到了，送了几车厢的聘礼过来，还来了几个军官和太太！”

净薇才进入大厅，只见四面的眼光已聚集了过来。江海权呵呵地笑道：“这就是小女……净薇！”大厅里果然坐着几个北地的军官，一身戎装，从他们所挂的勋章上看，级别怕是不低的。旁边各自陪坐着几个太太，皮裘旗袍的，贵气逼人。她倒被他们的眼光瞧得有些窘迫了起



来，但因长期出入大场面养成的气度，净薇倒也落落大方地含笑着向他们问了好。北地来的众人忙都站了起来，一一回礼。

江海权笑道：“你姨娘们正在和太太们商量具体的好日子呢。你坐一下！”净薇应了一声，便在五姨娘的下首坐了下来。略定了神，这才发现，今日姨娘们都各自拿出了家当，满身珠光宝气，让人看得眼花缭乱。反观自己蓝衣黑裙，一副女学生的打扮，站在中间，倒显得有几分寒酸。

她遂抬起了头，瞧着为首的一位太太，只见她也正瞧着自己，眼光里透着几丝赞许。到底是快出阁的女孩子，见她含笑地看着自己，净薇脸上不禁热了起来。之后，双方七嘴八舌讨论的东西，她也根本没有听进去一个字。

日子倒是选好了，再过二十多天净薇便要出嫁了。望着自己的房间，纵然不富丽，但毕竟陪伴着自己过了这么多年，如今真的快要离开了，心中却也极为难受。想着想着，不知怎么的，就想起今日在茶楼遇到的那个人，那双目光犀利的眸子，她竟有些发愣了起来。